

IH-1549

· 216150

别林斯基选集

第四卷



别林斯基选集

第四卷

满涛译
辛未艾

上海译文出版社

В. Г. БЕЛИНСКИЙ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本书根据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СССР 1953—1959 年版选译

别林斯基选集

第四卷

满涛 辛未艾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中路955弄14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竟成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23.625 插页 2 字数 520,000

1991年7月第1版 1991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1,200 册

ISBN7-5327-0644-3/I·313

平装定价: 10.60 元

目 次

《亚历山大·普希金作品集》·····	1
第一篇 从杰尔查文到普希金为止的俄国文学概评·····	3
第二篇 卡拉姆辛及其功绩；俄国文学的卡拉姆辛时期；德米特利耶夫、克雷洛夫、奥捷罗夫、茹科夫斯基和巴丘希科夫。浪漫主义的意义及其历史的发展·····	50
第三篇 巴丘希科夫诗歌活动的概况；他的诗歌的性质。格涅箕奇；他的翻译和创作。密尔兹略科夫。维雅赛姆斯基公爵。卡拉姆辛时期的杂志·····	193
第四篇 ·····	264
第五篇 俄国批评一瞥。——关于现代批评的理解。——研究诗人的激情(нафос)是批评的第一要务。——普希金诗歌的总的激情。——对于普希金抒情作品的评论·····	320
第六篇 长诗：《鲁斯朗和柳德米拉》、《高加索俘虏》、《巴赫企萨拉伊喷泉》、《强盗兄弟》·····	406
第七篇 长诗：《茨冈人》、《波尔塔瓦》、《奴林伯爵》·····	449
第八篇 《叶甫盖尼·奥涅金》·····	520
第九篇 《叶甫盖尼·奥涅金》(续)·····	582

第十篇 《鲍里斯·戈东诺夫》.....	631
第十一篇即最后一篇 《科隆那的小屋》。——《我的主人公的谱系》（摘自讽刺长诗）。——《铜骑士》。——《迦鲁勃》。——《埃及之夜》。——《安吉洛》。——《浮士德中的一场》。——《瘟疫时期的宴会》。——《莫扎特与萨里耶利》。——《吝啬的骑士》。——《美人鱼》。——《石客》。——《骑士时代的几场戏》。——童话诗：《关于沙皇萨尔坦的故事》；《死公主与七勇士的故事》；《金鸡的故事》；《渔夫和金鱼的故事》；《商人库兹玛·奥斯特洛普和他的长工巴尔达的故事》。——中篇小说：《彼得大帝的黑奴》；《倍尔金小说集》；《黑桃皇后》；《上尉的女儿》；《杜布罗夫斯基》。——《戈洛辛诺村的历史》。——《基尔佐里》。——《普加乔夫暴乱史》。杂志文章。——结论.....	677
题解.....	749
译后记.....	754

《亚历山大·普希金作品集》

——圣彼得堡，十一卷本

(一八三八年——一八四一)

第 一 篇

从杰尔查文到普希金为止的俄国文学概评

我们早已约许过要对普希金的作品进行全面分析，本文便是实行我们的许诺的开端，这种许诺所以延迟的原因，在这里叙明一下该不是多余的。大家知道，普希金死后出版的八卷作品在许多方面都做得很草率——无论是在印刷方面（纸张拙劣、字体不美观、手民误植，有时还有对于诗句意义的歪曲），还是在编辑方面（作品不是按照作者完稿的日期、顺着年代次序排列，而是按照天知道什么人闲得无聊而发明出来的体例排列）。可是，这个版本最恶劣的一点是——其中收集的作品是极不完备的：作者自己收入四卷本的集子●里的一些作品被遗漏了，更不要说普希金生前和死后在《现代人》上所发表的作品。最后的三卷是出版人兼书商的那个人干出来的，凡是出版人能够做到的事，他们认为都做到了，就是说，把这三卷印得美丽而且整洁，但也同样是不完备的，正象开头的八卷（虽然不是他们出版的）一样。公众为普希金的十一卷作品付了六十五卢布纸币（这即使对一部印得又好又完备的书说来，也是一笔相当大的数目）

● 《亚历山大·普希金诗集》。圣彼得堡，国民教育部印刷所承印。共分四部。第一、第二部，一八二九年出版，第三部，一八三二年出版，第四部，一八三五年出版。——原注

的代价，却还是没有买到普希金的全集，他们为此发出正当的怨言，再加上后来的三卷和最初的八卷一样，都是销路很差，再加上有些杂志评论家因为大诗人的幽灵遭受到这样的凌辱而激发起正当的愤怒：这一切，都促使普希金作品余下六卷的出版人的许诺，还要编印一卷单独的补遗，公众在这一卷里绝对能够读到普希金所写过的、没有收入他的十一卷全集的一切东西。遗漏的作品有这么许多，光是补遗就得单独印成一卷，——即使到了那时候，普希金的全集也还只是暂时印成十二卷而已。我们说暂时，因为原稿中还有普希金从事研究的有关彼得大帝历史的材料。据说，这些材料将有一卷之多，只有上帝才知道，俄国公众究竟到什么时候才能够盼望到这一卷出版……这样说来，暂时只要能够盼望到最后三卷的出版人所许诺的补遗，就算是好造化了。人们对于补遗谈论了许多，我们甚至还看到这项工作的尝试，这项工作特别使我们感到兴趣，因为可以把它作为动笔写我们的许诺过的关于普希金的论文的适当借口。可是时间过去了，而渴望中的补遗还是没有出现，我们确实不知道，它什么时候是不是会出现；如果出现了，是不是还会需要另外一次的补遗？……这就使我们等不及看到别人的许诺的实现，而终于来实现自己的许诺了。●

可是，除此以外，我们所以延迟，还有另外一个更重要的、所谓更内在的原因。普希金过早夭折的一年，随着时间的推移，离开现时越来越遥远了，人们已经习惯于无动于衷地认为：普希金的诗歌写作活动不是半途中辍，而是完全结束了。这个诗才横溢的精灵过早地把许多创作秘密带进了坟墓；——可是，带

● 后来的事实证明，这第十二卷终于没有出版。

进坟墓的却不是他的精神发展的秘密，这种精神发展已经达到了顶点，因此，只能约许许多多艺术方面非常伟大的作品，但已经不能约许一种不但总是以许多新作品来标志，而且还以新精神来标志的新的文学时期。那些和普希金一同开始生活事业、并在普希金的影响下形成其美学观的死心塌地的崇拜者们，就其对一些取普希金而代之的俄国文学大师的理解那种执迷不悟和迟钝来说，已经和新的一代人大相径庭了。另一方面，在新的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并在果戈理和莱蒙托夫诗歌所给予的印象的影响下培养起来的新一代，却把普希金评价得很高，同时又能公正而且冷静地判断他。这就是说：社会在进展，通过它世代更新的永恒过程在前进，普希金继起有人了。一切事物在俄国发展起来，不是按年，而是按钟点计算的，五年对于它几乎就是一个世纪。可是，关于象普希金这样一个伟大人物的新的意见不是突然一下子就能现成出现的；而是象一切活生生的事物一样，应该从社会生活中发展出来；——每一个新的日子，生活和文学中每一个新的事实，应该也会改变人们对普希金的看法。

随着社会中产生了新的要求，社会的性质改变了，它的灵智被新的思潮所占有，它的心脏被那些作为社会的运动着的生活的全部事实总和而产生的新的悲伤和新的希望所激动，——大家开始感觉到，普希金虽然在现在和将来并没有丧失其作为伟大诗人的意义，可是他毕竟是他那个时期、他那个时代的诗人，那个时期已经过去了，那个时代已经被另外一个有着别样的追求、思潮和要求的时代所代替了。由于这缘故，普希金在正在临近的后代看来，就有了双重的面貌：他已经不象对于过去那样，对于现时和将来也都是无条件地伟大的诗人，而是一个有

着无条件的优点和暂时的优点、有着艺术的意义和历史的意义的诗人，——总之，是这样的一个诗人：他只有一个方面属于现时和将来，现时和将来或多或少对他感到满足，并且还将继续对他感到满足，而另外一个极大的方面却是充分地满足着他自己的现时，他把那个现时充分地表现了出来。并且这个现时对我们来说已经是过去了。的确，普希金就是那样一位创造性的天才，那样一位伟大的历史人物，他们为现时工作，同时也为将来作好准备，因此就已经不能说是仅仅属于过去了；可是，健全的批评的任务就在于断定诗人对于他的现时以及对于将来的意义，断定他的历史的以及无条件的艺术的意义。这一任务，不可能在纯理性的基础上一劳永逸地予以解决；不，它的解决必须是社会的历史运动的结果。现象越是崇高，就越是富有生命力，而越是富有生命力，就越是必须依赖于对生活本身的运动及其发展的自觉。最足以赞扬普希金并证明他的伟大的一点就是：他刚一跃登诗坛，就遇到了充满不假思索的、热忱的而又无条件的赞美，和一些人的刻毒的辱骂，这些人在他诗名的增长中看到了陈旧的文学概念的死亡以及与此随伴而来的自己精神的死亡，——赞美与谴责的急躁的喊声，无论在他生前的整段时期中，或者在他死后，一刻也没有停息过，他的每一部新作品，不论对公众或者对享有特权的文学法官们，都曾经是引起纷争的苹果●。现在，这些喊声沉寂下去了：这就是一种标志，说明普希金已经后继有人，因为能够引起急躁的意见之争的只有这样的一些事物，这些事物在当代人看来是这样切近，并且由于切近的缘故，使他们无法看清楚这些事物。当代人的

-
- 据希腊神话，亚美罗狄盖得了金苹果作为美的奖赏之后，激起了她和其他女神之间的争吵。

判断往往失之偏颇；不过，在他们的偏颇中，总是包含着合理而可靠的因果关系的，解释这种因果关系，也是真正的批评的任务。

普希金的任何一种作品——甚至包括《奥涅金》——都没有引起过象《鲁斯朗和柳德米拉》所引起的这样多的喧哗和叫喊：有些人认为它是出于创造性天才之手的一部最伟大的作品，另外一些人则认为它破坏了诗学的所有法则，亵渎了健全的审美口味。这两种意见在现在看来，可能同样都是荒谬的，如果不对之加以历史的考察，这样的考察会证明，两种意见都包含有意义，它们在某种程度上都是正确的，都是有根据的。在我们现在看来，《鲁斯朗和柳德米拉》不过是一篇缺乏地点、时间和民族特色的从而是不真实的童话罢了；尽管它是用美丽的诗句写成的，有些地方还令人惊奇地闪烁着诗歌闪光，可是，据诗人自己承认●，它却是冷淡的，在我们今天，甚至不是每一个青年都会有兴趣和耐心把它从头到尾通篇读完。现在恐怕很少有人会对这一点进行争论了。可是，在这部长诗问世的那个时候，它的确应该显出是一部非常伟大的艺术作品。你们可记得，在它出现之前，包格丹诺维奇的《宝贝》和茹科夫斯基的《十二个睡美人》都还享有着不可理解的尊敬；普希金的带有童话风味的长诗该会使当时的读者怎样为之惊奇叫绝呢！那里面的一切都是这样新颖，这样独创，这样迷人——还有从来所罕见的诗句，轻松的、嘹亮的、悦耳的、和谐的、生动的、有弹性的诗句，还有讲演的风格，大胆的画笔，鲜艳的色调，娇媚的、顽皮的年

● 《普希金作品全集》第十一卷，第二二六页。——原注（译者按：普希金在一篇短文里写道：“人们一般都对《鲁斯朗和柳德米拉》颇为嘉许……甚至没有人指出过它是冷淡的。”）

轻人的想象，戏谑的机智，以及纵横恣肆的、不贞洁、但却充满着诗意的描绘……由于这一切，所以《鲁斯朗和柳德米拉》是这样的一部长诗，它的出现，在俄国文学史中造就了一个时期。如果一个才华卓著的诗人在我们今天写了这样一篇童话，并且是用同样优美的诗句写成的，任何人都不会把这篇童话的作者看成是一位将来大有前途的伟大的才士，任何人也不会去阅读这篇童话；可是，《鲁斯朗和柳德米拉》作为一篇及时写出的童话，在今天也还可以作为一个证据，说明我们的先驱者们从中看出伟大诗人将在罗斯出现这一事实的生动的预言，这是并不错的。每一个时期有每一个时期的要求，今天不仅是天才，甚至就是具有普通才能的人，也不会尝试去写作象普希金的《鲁斯朗和柳德米拉》、维兰德●的《奥贝隆》或者还有阿里奥斯托的《Orlando Furioso》●那样的东西；可是所有这些戏谑的、魔法般的、骑士风味的和童话风味的长诗，恰逢其时地出现了，在那样的条件下，就是美好的，值得注意，甚至值得惊奇的。因此这样说来，二十年代的青年（其中有许多人现在早已超过四十多岁了）怀着一片热忱来迎接《鲁斯朗和柳德米拉》是未可厚非的。

另一方面，文学的旧教徒们对普希金的长诗满怀着敌意，也是有理由的：它里面一点也没有他们习惯于认作是诗歌的东西；在他们看来，这部长诗是对于他们文学的《可兰经》的狂暴否定。所谓古典主义（对于业已确定的形式的死气沉沉的模仿）和浪漫主义（对于形式的自由和独创的追求）之间的战斗，在我们这里，是欧洲方面的同样的战斗的回声，普希金的第一部长诗就成了

● 维兰德（1733—1813），德国作家。

● 即《疯狂的罗兰》。

普希金所经历的这一场战斗的导火线。普希金以后所写的一些长诗和抒情短诗，对他说来，是一连串诗的胜利。热心之士宣称他是北方的拜伦，是现代人类的代表。所以会有这样不恰当的比拟，这不但是因为人们对拜伦知道得很少，对他理解得更少，并且也因为普希金在罗斯是他那个时代的充分的表达者。然而，当沸腾青春的酵母在他身上固定了下来，而主观追求在纯粹艺术的倾向中归于消失的时候，——人们就开始对他冷淡起来，凶狠的反对者的人数突然激增，连从前的崇拜者也开始加入反对派●，或者转移到中立方面去了。普希金的最成熟、最深刻和最卓越的作品，被公众冷淡地接受，被批评家们狠狠地加以凌辱。这些批评家中间有些人很成功地利用一般人对普希金所抱的恶感，对他施行了报复，或者因为普希金蔑视他们，或者因为他的荣誉不知道为什么总不给他们片刻安宁，此外，或者因为他有时用简短的短嘲诗的轻松诗句向他们传播了沉痛的教训●……

另一方面，真诚而热情地爱好艺术的人们，在公众对普希金优秀作品所表示的冷淡里面，只看到了俗众的愚昧无知。他们醉心于年轻的、不成熟的作品，却不能欣赏严肃的艺术的深思熟虑的作品。而普希金的热烈的捍卫者们却从独特的、片面的观点来看艺术，不想理解：如果大多数人的同情和厌恶是不自觉的，那么，却也难得是无意义的和无根据的，相反，倒常常含有深刻的意义。想到下面这一点，的确是非常奇怪的：这

- 波列伏依也是最初以普希金的钦慕者自居而后来加入反对派的一人。
- 普希金短嘲诗所嘲弄的对象有卡谦诺夫斯基、布尔加林、纳杰日津等人。布尔加林曾经撰文辱骂普希金。纳杰日津也在卡谦诺夫斯基主编的《欧罗巴导报》上写了许多篇文章攻击普希金。

•

便地拿普希金和米宁^①、波查尔斯基^②、苏伏罗夫^③比较，而不是拿他和祖国的诗人比较……这种谬论，作为一种绝望的疯狂的表现，只能引起蔑视而已：可是，小丑在一头倒毙于战斗的雄狮的坟上的快活的跳跃，是一种并不体面而又丑恶的现象，徒然令人憎恶：而卑劣之徒的厚颜无耻，是会使仅以真实而显得强有力的、有优点的人忍无可忍的……这种本身非常微末的情况，使那些能够恰如其分地理解和评价普希金的人激怒起来，只有越来越引得他们对伟大的诗人怀着高贵的、但同时也是本能的惊奇，这还有什么可奇怪的吗？……

然而，时间前进了，生活也随着一起前进了，产生了一些新的现象，这些新的现象使人认识到新的事实，并且把这种认识推向发展的路上去。俄国公众怀着不由自主的惊奇，充满着对于伟大事物的期待和希望，注视着一些勇敢而自豪地向它揭开生活和艺术的新的方面的新的诗人。不管在才能的力量上莱蒙托夫是不是和普希金相等或者甚至更高——问题不在这里：毫无疑问的只有一点，就是：莱蒙托夫就算不比普希金更高，可是他却被号召去表现，并通过自己的诗歌去满足在要求和性质上比普希金的诗歌所表现的不可比拟地更高的一个时期^④。而

- ① 米宁，十七世纪俄国下诺夫戈罗德城的商人，后来是一支民军的首领。
- ② 波查尔斯基（1578—约1641），十七世纪俄国的一个公爵，曾参加一六一七至一六一八年和一六三二至一六三四年的俄波战争。
- ③ 苏伏罗夫（1730—1800），俄国的一个统帅。
- ④ 别林斯基在一八四二年三月十七日致B·П·包特金的信里写道：“莱蒙托夫在艺术性和巧妙上，在音乐性的、弹性而柔和的风格上，远不如普希金：在这一切上，他甚至也不如马伊柯夫（他的诗选），可是从最深刻、最强有力的性格的深处吸取到的内容，巨大的挥舞，恶魔般的飞翔——从天上来的傲慢的敌意，——这一切却使我们想到，我们失掉了莱蒙托夫，就等于失掉一位在内容上甚至也要超过普希金的诗人”（《书信集》第二卷，第二八四页）。

在普希金死后大约不到五年的期间，俄国社会欢乐地迎接了自己诗歌的新太阳的瑰丽的升起，同时也悲哀地目送了它的过早的沉落！……在普希金在世时就从事文学事业并受到他祝贺为未来的伟大希望的另外一位诗人●，在经过了长时期的、哀痛的沉寂之后，终于给了公众这么一部作品，无论在文学史中，抑或在社会认识发展史中，都是可以划一时代的。这一切，对于解决关于普希金的问题，是生活本身和时间本身的默默无言的、事实的哲学。关于普希金的议论终于停止了，并不是因为他的问题已经不再使公众感到兴趣，而是因为公众已经不再想听陈腐的、片面的意见的重复，而要求着不以对诗人有利或无利的成见为转移的新的意见。再重复说一遍：这种意见只有时间才能够拟定，只有从时间里才能够产生，并且我们不需要有虚伪的羞耻之念，不害怕指出，我们所以不能早一点执行就分析普希金作品向读者所许下的允诺，原因就在于我们自觉到，我们自己对于这位诗人意义的理解，还没有明确和确定。我们知道，这种承认会引起关心我们的人们说些尖刻的话：机会难得——就让他们去说尖刻的话吧！我们并不羡慕这些生而知一切的天使，他们只要一坐下来就什么都知道了，并且一次知道了，就整整一生都千篇一律地去考虑问题，自夸意见永远不变，不犯错误。是的，我们并不羡慕，因为我们深信，只有并没有探求真理的人才会在真理上不犯错误，只有对于信念没有要求和渴望的人才不会不改变信念；历史、哲学和艺术，不是数学似的有着永久的、不变的真理：数学的运动正象科学的运动一样，不在于它的真理的运动，而在于发现新的真理以及达成不变的结

● “另外一位诗人”即指果戈理。《死魂灵》第一部出版于一八四二年。